

每见幽兰情思浓

斯人

每见幽兰情思浓

殷家键

人们都将昆曲比作幽兰，因为它高雅、秀美，散发出馥郁清香。诚然，就我而言，每见到幽兰总会静立凝视、心潮难复，三十年前与著名导演胡伟民邂逅欢叙的一幕，便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眼前。

这是1988年初夏，一天下午，上海滑稽剧团演员在导演胡伟民的带领下兴致勃勃来到我的工作所在地——上钢二厂慰问演出。听说专业演员下工厂，这对奋战在高温炉旁的工人来说，不啻是送来一份清凉。

在演员休息室，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胡伟民，开门见山对他说：“胡老师，看了您导演的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真是赏心悦目。”胡伟民忙说：“不敢当不敢当，我是糊糊糊糊。”他边说边做着手势，幽默而谦虚的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突然他问我喜不喜欢戏曲？我说喜欢，并告知他偶尔也尝试写些沪剧小戏，他听后禁不住兴奋起来，“嗨！不错不错，业余搞创作真不简单”。

转而他又问：“那你喜不喜欢昆曲？”我顿时语塞，可还是如实回答：“不怕您见笑，我对昆曲是望而却步，关键是它太深奥。”胡伟民听我坦诚告知，便微笑地说：“这也难怪，主要是你接触少，如果你能经常观赏昆曲，对你的创作和欣赏水平都会有所提高。”只见他从衣袋里摸出两张戏票说：“我正为上海昆剧团导演昆剧《游园惊

梦》，这是明晚的票，请你过来，提提意见。”又十分真诚地说：“明晚等戏结束，你在剧场门口等我，咱们再聊聊如何？”

第二天晚上，我走进上海艺术剧院，生平第一次欣赏昆曲。说来也奇怪，由于平时从未接触过昆曲，初次观赏有种新鲜感充盈，我从头看到尾，竟无丝毫乏味之感，虽然昆曲的唱词颇为高深，但它清丽、委婉、舒展的韵味，却使我全神贯注。我对胡伟民这位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导演油然而升起敬意，他不仅能导演话剧，而且能导戏曲，甚至还能导电视剧、木偶剧，听说他给上海木偶剧团导演的《迷人的雪顿节》，在中国开创了演员和木偶同台演出的先例，这充分说明他不愧是一位风华正茂、才艺卓越的大导演。演出结束，我在剧场门口等待没多久，便见胡伟民推着自行车匆匆而来。“让你久等了，”他抱歉地打着招呼，“我们上哪儿坐坐？”我朝前方一指说：“长乐路襄阳北路转弯处有几家小店，我们不妨找家面馆坐下谈谈吃碗面可好？”“好呀！”他兴奋地附和。

走进小店，里面很清静，刚一坐下，胡伟民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观感如何。通过两天接触，胡伟民为人随和、热情可亲的性格使我们一见如故，因此我毫无拘谨地向他讨教起如何欣赏昆曲。我清晰记得当时他耐心地又激动地与我娓娓道来。他说：“欣赏昆曲可从表演、唱腔、文词、音

乐等方面着手。首先，当演员在表演时，要看他（她）所刻画的人物是否细腻，是否着重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同时，也看演员的一招一式是否具有舞蹈性，因为昆曲的表演形式离不开与舞蹈的结合，否则就不丽而不华美。而舞蹈动作又要符合人物规定情景，不可凭空臆造……”

我插话说，怪不得昆曲成为百戏之祖，原来讲究这么多。胡伟民笑笑说：“昆曲和中国画一样是写意的，也就是说一幅好的画能传神，富有意境，昆曲则要求演员把戏演出境，经得起人们玩味，这正是钟蝶在《诗品》中所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用优美动人的意境把观众带入纵情想象之中。”说到这里，老板端上热气腾腾的大排面，我说趁热吃，他说不急不急，便又对我谆谆开导起来。胡伟民说：“昆曲的唱腔是以悠扬婉转见长，字少腔多，没有什么快板，而由许多‘细曲’相连，在唱法上是一字数息，这就形成了昆曲以声造型的特色。”见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谈得更加深入：“由于昆曲的唱词也就是文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一开始欣赏只要尽量领会唱词的大概，这有个过程，要不断聆听、熟记，渐渐就会出神入化，登堂入室。”最后他说：“我们欣赏昆曲音乐，主要是听司鼓的节奏是否与演员一招一式相吻合，因为昆曲中笛子是主要乐器，要听它是否与演员演唱依腔贴调，是否与笙箫管浑然一体。”

蔡艺的父亲，瘦小、驼背，从腰椎摔断后，再没干过挑抬一类的活。母亲挑粪，父亲只能拿木瓢淋；母亲捻谷子，父亲则带一把镰刀割。而母亲，也非健康人，常年病病恹恹，挖田锄地总是比别的妇女慢半拍。两个姐姐去地锄外务工，一去七八年，竟没了音讯。

他12岁那年，父亲撒手西去。失学在家放牛割草的蔡艺，知道自己的命运没法和邻家孩子比，邻里来了篾匠，他就找些理由在旁边看，平时上街称盐打油，也总爱在篾货摊前转悠，回来便从编背篾、篾箕和篾扇学起。不到两年，蔡艺把专业篾匠才会的编簸箕、箩筐、撮箕的活学得熟练，该方处顺溜耐看，当圆时如玉如月，得瘦的地方则巧中见拙。特别是他编的篾席和背小孩子的座座背篾，前者柔软如丝，能折能叠，后者远观乖巧精美、近触光滑舒适，乡邻一喜欢，便以“蔡篾匠”相称。渐渐地，一些媳妇竟指名道姓要自己的男人，“只买蔡篾匠的货！”

一天看电视，听闻一些塑料厂要关闭，蔡艺从中发现商机，便走村串乡，名正言顺地做起篾活来，不知不觉中，一手好活，竟在十里八里传开。开始，蔡艺在本乡本土做手艺，渐渐地，外县市有人来请，有时一去要两三个月。不到19岁，他就把手艺做到了湖南、湖北、安徽。20岁那年，一位年长同行邀他去江西，蔡艺见对方善良义气，砍、削、拉、编、削、磨，般般扎实，睡席、晒席、撮箕、簸箕、筛子、蒸笼、提篮，件件精美，便拜对方为师，第一次离开母亲，出了远门。

蔡艺很快竟把师傅的一手绝活学了八九成。时逢一农家要给招郎上门的大女办婚事，需编织一些居家什物。户主是民办老师，财务不宽裕，却做事细心、爱美，膝下又有金花五朵，对第一个女儿的婚事，自然想办得体面。师徒俩一进门，主人就说，他祖上是篾匠，一家大小都不喜欢塑料货，请他们来，活儿必须是“凉席可折可叠，教学不潮不蛀，晒席不漏面粉，撮箕能装水，篮筐不跑蟊，还有小儿的座座背篾、摇篮又要秀气又硬扎”。要求苛刻，蔡艺以为师傅会放弃。哪知师傅微微一笑，放下砍刀、刮刀、弯刀和大小篾针等工具，喊上蔡艺就进了竹林，选起料来。

原来，这家把各类竹给分片栽植着，一丛丛挺拔的毛竹、肥的罗汉竹、瘦的斑竹、高的慈竹、低的金竹、不高不低的紫竹，被伺候得青翠欲滴、婆婆娑娑；头年青、隔年青、隔三年五年

匠人

匠人

青，应有尽有；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阴面的、阳面的，垂手可取；夹底的锁口的、绷面的填心的，绰绰有余！师傅底的一圈，来到一丛慈竹前，吩咐蔡艺：这五根向阳的隔年青，青篾拿来编凉席，才经得起折叠；头黄二黄拿来编冬席，才不凉背又经用；那七根隔隔两年青，砍来打撮箕、簸箕，不缩水不泄缝；那两三根年轻的竹子，肉老力稀还粗壮，别忙砍，待忙完别的活，集中火力，待头晚砍得露水，上午砍上午便织完、弯完，千万别等到下午。否则，蒸笼的青篾容易破皮起刺……

竹子砍好别劈，师傅裁料，蔡艺破竹，是篾匠的绝技之一，一根端端正正的慈竹，竹头一端斜插在屋壁角，竹尾一端顶在手上，锋利的篾刀在中线，轻轻一扎，竹梢一端“嚓”一声轻响，开了一个口，再用力一推，手臂般粗的慈竹，“啪”的一声脆响，裂开一大大口，稍加用力，又开好几节，再顺势使劲往下推。破开的一端已搁在肩上，身子躬下，直起，直起，躬下，竹子节节被劈开，“噼啪噼啪”像燃放鞭炮。刀一到竹子根部几寸，却被夹在竹子中间，动弹不得了。他放下刀，双手抓住裂开口子的竹块，蓄足臂力，一抖一掰，随着“啪啪啪”一串悦耳的爆响，一根竹子被生生地破开，白白净净仰面朝天如一对处子，享受阳光圣雨的沐浴。

竹块飘着淡淡的清香，围拢着孩子蜂拥而上，你一下，我一下，蘸着竹节心的水珠，往嘴巴里放，个个啧啧有声，说是那水清火明目。而附在竹子内层的白色竹衣，也被大一点的孩子轻轻揭起，以留着日后吹笛子时作笛蒙，音色奇妙，美如天籁。

两师徒这才上前，将破开的竹块一破为二、二破为四、四破为八……在利利索索的篾刀下，地上堆了几种不同长度的篾条。篾条粗细均匀，青白分明。那青润润的叫青篾，油黄、浅黄、白黄的叫黄篾，分一黄、二黄、三黄。一片又薄又窄的篾块，竟剖出八九层。一根根篾条像纸片一样轻薄，挂在树枝上，微风一吹，袅袅娜娜，清香扑鼻……

见篾条够起头了，蔡艺拿起一长一短两把

蔡艺“转运”

蒋兴强

青篾、黄篾，选了一块干干净净的石板地面蹲下，开始编织。但见那十个指头如有磁性，长短不一的青篾、黄篾，紧随十指的拨动、挑拣，上下翻飞，不离不弃。刚编到蒲团一样大，便一屁股坐下，岔腿伸腿地编了起来。那十个指头，配合默契，像长了眼睛，或钩或别或压、时进时回、时拉时穿，忙而有序；面前的篾条竟懂主人思路，跳动得更欢。

学艺的第一天，师傅就告诫蔡艺，篾匠行业在江湖中，虽属木工之下，但同属鲁班行——是鲁班的师弟张班发明的。以前的桌子，面是篾，腿是木，系师傅兄弟俩合作发明，所以得讲行规，无论主人供奉的饭菜如何，报酬给多少给少，手艺人都得手到心到，把活做精做细，万不可偷懒耍滑，丢了艺德。

主人家的二女心性聪明，刚从职校毕业，见蔡艺一坐下，除手、臂、腰在动和屁股偶尔挪

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只要你掌握上述几点欣赏方法，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昆曲俊俏、纯美而散发着幽幽馨香，你一定会感到欣赏昆曲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不由脱口而出。

从小店出来已是月挂中天，胡伟民毫无倦意，说他今晚很愉快，主要是结识了我这位工人朋友。他问我如何回去？我说前面就是我继父家，他笑道：“怪不得你总是笃笃定定，原来早有准备，有道理，有道理。”他拍拍我肩膀说：“时间已不早，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便骑上自行车悠悠而去。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五味杂陈。他是名导演，我是普通工人，他与我素昧平生，毫无亲缘，相识也不过两天，却一见如故，究竟为啥？他不仅送上戏票请我观剧，还心甘情愿花费这么多时间向我传授昆曲欣赏之道，又是为何？我悟不出其中之理，只觉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自那夜相聚之后，我与胡伟民导演一直没有再见，我知道他很忙，平时只是在电话中亲切说话，互道珍重。翌年深秋，我惊悉他于之前的灾夏之时因心痛而猝死。我难以相信这样一位善待别人之人会如此匆匆离世，只感到万分悲恸——那次欢聚畅谈之夜，竟成了诀别之夜。

自打观看了《游园惊梦》，我渐渐爱上了昆曲，自爱《牡丹亭》，百看不厌。此外，还阅读了众多名家包括萧丁的《阳春白雪觅知音》、王旭的《“牡丹虽好”如何换来“春色如许”》等艺评文章，使自己增知怡情，多有受益。每每观看昆曲，我都会从心底升起对胡伟民导演的感激之情，是他以暖人心怀的引介开启了我迈进高雅艺术的欣赏之门，热爱之门，而今，在他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我所崇敬的胡伟民导演的深深思念。

一下外，话很少，眼不斜视，她发觉这位同龄艺人，不仅耐得了寂寞，还有非凡的耐心、定力，隐隐约约还有超然物外的一种信念，似乎把寂寞、清贫连同期望都编进了冰凉、光滑的竹席中，还有一个年轻篾匠那近似淡泊、平庸的青春……朝霞满天，篾匠在编；日影西斜，篾匠在织；有时眼看天黑了，只差一点收尾，灯下还加班。二姑娘心下一暖，悄悄走进屋，兑一碗蜂蜜开水端了上去……

几个月后，姑娘所在集镇上，每逢赶场天，街上便多了一家篾货摊。那筛子，精巧漂亮，方圆周正；那凉席，光滑细腻，凉爽舒坦；那提篮，乖巧受看，一掂就知道用料的考究，编织的用心；那些大大小小的背篾、撮箕、锁口紧密，扳、压、别不瘪不歪不变形……推后，二姑娘面带微笑，蔡篾匠还是低着头在忙篾活，依旧那样投入。

一年后，蔡篾匠带着姑娘回到老家，把几间土墙草房变成了石头墙瓦房。不久，一个胖乎乎的儿子降生。男人白天种庄稼，晚上做篾活，一四七下脚踏碾实，三六九上渠县城销，那些提篮、箩筐上，多了“小康”“丰收”一类工艺字；女子一边奶着孩子，一边种着庄稼，日子阳光温馨；蔡母就做饭带孙，脸色也白净了。

读诗十稿

《读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句》：“佩声官阙久，积雨辋川迟。芳草新年绿，王孙终古迟。阴阴诗有画，漠漠画能诗。无处逃禅去，伤心凝碧池。”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原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出身贵族，又居高位，自有天人相和。入世和出尘，是他同时具备的两种起居方式。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照他诗里写的，他的心期，总在入烟之外。时序和生命，总让他推及天地。

说到唐诗三大家，人们常说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其实，应该是王维、李白和杜甫。甚至唐诗选一家，王维也是可能的。所谓唐诗，自然指的是盛唐诗。杜甫有中唐气。李白是盛唐诗人，但是历代大诗人中唯一一凭文采成名于盛唐者，自然就不只属于盛唐了，而与李白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王维，正是代表唐诗正格的那个人。

王维以最精简的字句，表现看似真实、实为心造的景象。之前，诗的赋比兴，三者是很分明的。譬如《诗经》第一首，先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了王维手里，赋比兴浑然一片了。看似写景，同时写了情。就像雨后的霓和虹，两者无从也无须分开。这种盛唐诗独有的高华雍容，在王维总是信手拈来。

历来对王维著名的赞美，是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中有诗”，自然不错。他是大诗人，即使笔墨不够好，诗意也是跃然纸上的。“诗中有画”呢？却是说低了。诗比画高明得多。王维诗中的“画”，画画画不了。“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怎么画？如说画得出，一定不是好画家。即使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看似曾见之景，也是百工难绘的。

王维高贵的生平，晚年被渔阳鼙鼓玷污了。这让王维很痛苦。还好，他写过一首《辋川别业》，让他保存了诗人最后的尊严，也保存了诗的尊严。

《送元二使安西》，是他最著名的诗，他写的送别诗。他说他在长安清早的雨巾，送别出使的朋友。是春天了，柳色青青的。柳是管人别离的，只是这会几它却很好看。还清再干一杯吧。出了阳关，那里就没有相识的人了。

王维认为，所谓离别，就是身边没了的人，就是坐心孤独。如有挚友在侧，朝雨湿尘，就无所谓离别，无所谓路途遥远，境地优劣，甚至世态炎凉了。王维中年之后，几无文字，字句里这番隐约的感慨，旁人难以体谅的。

这首诗就格律而言，失律。二、三句失粘，是所谓折腰体。如第一、二句互换，改为“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朝雨浥轻尘。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格律就对了。只是首句奇峰突起，是杜甫作法，王维似不为。再诗，诗的格律最后是在杜甫手里完成的。大诗人王维、李白，就格律而言，还在路上，或者是甘心在路上，就诗而言呢？早已登峰造极了。

诗与画

山村小学

学校大门是窄了点，但是门旁那棵老树倒是粗壮无比又茂盛。学校的设备是稍嫌简陋了点，但是塞在小书包里鼓胀欲飞的梦想。倒是一不小心就会像彩色气球一样飞得又高又远。



山村小学（国画）罗青

口臭 对因治疗要重视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因熬夜、烟酒过量、多食辛辣肥腻、工作压力大，有时会出现：口臭、口苦口干、胃灼热痛、口腔溃瘍、肠便秘等症状，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上述症状可用养阴口香合剂。

灰甲 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伊甲复方聚维酮胺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菌引起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形、发黑（黄）让人难堪，更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健康指甲，或其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选药，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正规品。

刘昌义起义 18日，粟裕、张震报告总前委：“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我们完全同意对淞沪全面攻击，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当日总前复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战上海 刘统 著 路，进入市区。当天夜里，27军79师、8师分别沿中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徐家汇路、南京路突击前进，打得敌军节节败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军官竟开着吉普车把命令送到27军阵地上。

海前，委任他为上海守军的最高指挥官，这使刘昌义起义有了一定的条件。兵权到了手，刘昌义派亲信刘凤德秘密找到了联络人王中民，希望王设法找共产党。王中民赶到27军81师师部，向师首长和中共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汇报了刘昌义的上述最新动向。81师政委罗维道和田云樵派王中民到国民党军防区去把刘凤德找来面谈。罗维道向刘凤德阐述了解放军的政策：为迅速通过苏州河，不管是起义还是投诚，只要你们停止抵抗，我们就欢迎。接着，罗维道派王中民陪刘凤德一起过苏州河去见刘昌义。